特别策划·战位亲历之“锅炉兵”

支普齐，藏语意为“在那遥远的地方”。

“遥远的地方”有多远？打开电子地图，输入北京和支普齐的位置，连接线几乎横穿整个中国大陆，显示约4800公里。这是个遥远的距离，相当于113.8个全程马拉松。

因为遥远，鲜有人到过支普齐。关于支普齐哨所的艰苦，26岁的中士何光荣可以列举出很多证据：2021年的第1个月，油机和太阳能发电依旧是这里的主要供电方式；前些年，当大部分边防连队都换上第5代营房时，支普齐哨所官兵住的依然是活动板房；物资运到支普齐的成本往往大于物资本身，在这里，饮用水是从河里抽的，菜是温室里种的，牲畜是自己养的……

一群年轻的士兵被赋予了一项特殊任务——保障支普齐哨所的水、电、暖。“在支普齐长达8个月的封山期里，他们就是这个哨所最重要的支撑。”上尉俞湘剑说。

仿佛在两种身份之间来回切换，他们有时是战斗班，有时又会成为勤务班，而支普齐的官兵更习惯称他们为“锅炉班”。

作为一班之长，何光荣认为烧锅炉这项“副业”还有个更重要的意义——让支普齐的官兵在这里安心扎根，让这个离家很远的地方更像一个“家”。

支普齐哨所的“锅炉班”

■本报特约记者 王钰凯 特约通讯员 梁 晨 曾思源 杨锋锋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34号军事室

特 稿

图①：支普齐哨所“锅炉班”在国旗和星空下进行晚点名。图②：下士张健在维护氧气设备。图③：班长何光荣在检查排水设备。

亢红然、赵靖松摄

锅 炉

戴上露指手套，下士贺永玺将手指粗的铁棍捅进高高的锅炉，双臂同时向下发力。

在杠杆原理作用下，大块炉渣被撬起，黑红色的焦炭露了出来。贺永玺将炉渣捣烂、钩出来，又添了几锹焦炭。锅炉重新燃起火焰。

这是贺永玺最常烧的一个锅炉。他用指尖轻轻触碰锅炉壁，以判断锅炉盖的开口角度——作为最关键的一步，开口大小决定整个支普齐哨所热水和暖气的温度。

贺永玺今年21岁，青海人，来到支普齐哨所已经3年多，烧锅炉一直是他的“副业”。贺永玺很了解眼前这几个大铁罐，“天冷了锅炉容易闹情绪，尤其是晚上。”他说。

由于经常照看锅炉，贺永玺所在的班被称作“锅炉班”。对于这个称呼，贺永玺并不反感，“只要经历过支普齐的冬天，大家都会明白烧锅炉的重要性。”

前些年，支普齐哨所还没有板房。入冬后，帐篷外的温度计被冻坏。官兵推测，最冷时温度能降到-50℃。“睡觉时要穿棉衣、戴棉帽，再盖两床被子。”贺永玺说，有了板房和锅炉后，生活条件才好起来。

每年6月，支普齐哨所才“开山”。那时，官兵对锅炉的需求还不大。“平时有热水用、周末能洗澡就行。”班长何光荣说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夏天的锅炉就好烧。何光荣经常会听到战友的“抱怨”——

“最近锅炉有点反常，热得身体扛不住啊！”

“温度怎么又低了？何光荣，你们还能不能烧？”

锅炉的温度不好控制，更多是凭经验。何光荣当兵前是大学生，来支普齐哨所前没接触过水、电、暖的维修保障。2019年，他接任“锅炉班”的班长。“训练时，我是他们的班长；维修上，他们很多人都是我的师傅。”何光荣说。

每晚睡觉前，何光荣会检查一次锅炉，摸一遍管道，感受一下温度。有时，他觉得这个巨大的锅炉，就像是支普齐哨所的心脏，管道就是血管，心脏源源不断地向四面八方输送血液。

凛冬来临，“血管”容易出问题。“如果暖气管道冻爆了，就要关闭锅炉，立即维修。”马永辉说，“不然一晚上过去，整个管道都会冻坏。”

下士马永辉参军前有过修车的经验，现在算是“锅炉班”的维修大拿，无论是锅炉、油机或者水泵都能修。

马永辉记得，几年前的一个夜里，管道上的碟阀冻炸了。因为缺少工具，马永辉从锅炉上拆下钢板，从轮胎里卸下内袋，两者加到一起，才止住管道漏水。

“根本想不到，那么粗的管子竟然会冻炸。”马永辉说，“在支普齐，你要有预见性，提前把第二年需要的工具准备好，不然有了紧急情况根本没法修。”

一次，大雪封山后，水泵的起动机烧掉了。官兵端着脸盆、提着桶从河里舀水，一天下来往返好几趟。这种原始的运水状态一直持续到上级派直升机将新的起动机运进来。

对于锅炉的原料焦炭，“锅炉班”的兵都会有种特殊的记忆。何光荣第一次来支普齐哨所，是从新疆叶城出发，跟着汽车兵上山的。他将行李放在后车厢的篷布上。篷布之下，是满满一车厢的焦炭。

到了支普齐哨所后，官兵们开始卸焦炭。四周扬起的炭灰将每个人都染成黑色。“只有牙齿是白的。”何光荣说。

烧锅炉前，他们会将这些“烦人”的炭灰用纱窗筛掉。“炭灰会压灭炉火。”贺永玺解释。去灰的过程会弄脏迷彩服，但他不会立刻清洗，“太累了，坚持穿到周末再洗”。

尽管又脏又累，贺永玺还是喜欢烧锅炉这项任务。夜里，寒风被阻挡在屋外，贺永玺会在检查锅炉的间隙，偷偷点一根烟，或者泡一包方便面。最令他开心的是，早上还可以补一会儿觉，一直睡到开饭前一刻。

下哨后的哨兵和贺永玺一样，喜欢躲进锅炉房取暖。“那里有种家的温暖。”他说。

界 碑

“嘟嘟嘟……”

清晨，紧急集合的哨音在支普齐哨所响起。

马永辉扛着迫击炮冲在最前面，贺永玺和何光荣提着炮弹箱紧跟其后。

目标点位是山顶的哨位，中间隔了103层台阶。台阶是官兵们自己修的，马永辉喜欢称它为“绝望坡”。

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高原，一口气爬完“绝望坡”绝非易事。平时哨兵上哨，都会在“绝望坡”中段的位置停下歇一会儿。

为了抢时间，他们沿着台阶旁的土路向上跑。冲到距山顶一米左右的位置时，贺永玺腿一软，直接跪在地上。

空气突然安静下来。何光荣听到弹药箱里传出“咚咚”声响，那是迫击炮弹相互碰撞的声音。瞬间，何光荣感觉手心渗出汗水。他右手紧紧抓着弹药箱，左手拖住贺永玺的屁股。

几十米外，已经进入掩体的上等兵马鹏忠也惊出一身冷汗。

好在，一行人顺利到达山顶哨位。

山顶的哨位，仿佛是一个无形的界碑。何光荣时常会想起那句流行于阿里高原边防的一句话：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在没有界碑的地方，屹立成活界碑。

有时，何光荣觉得自己真的变成了“活界碑”，“像个真正的男子汉，守在了支普齐”。

2015年6月，何光荣从黄冈师范学院毕业。看完学校播放的征兵宣传片，何光荣萌生了“携笔从戎”的念头。他很快报了名，并通过征兵体检。

何光荣记得，当时院长建议：要去就去最远、最苦的地方锻炼，把书生气变成男子气。

于是，何光荣来到最遥远的支普齐当兵。

山顶哨楼的墙壁上，写着“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”8个大字。站在这里，军人的使命意识会格外强。

“锅炉班”修了铁丝网，围在哨楼附近。一些羊毛出现在上面，那是企图穿过铁丝网的山羊留下的。

一天夜里，哨兵听到山谷中传来了叮当声——一群境外的牛闯了进来，它们脖子上的铃铛不断摇晃。

士兵们立刻出动，骑着马冲进山谷，将牛赶了出去。

支普齐哨所的狗，领土意识很强。它们大体分为3个“部落”：连队的军犬、山里的野狗以及和人类混熟的野狗。

那些和人类混熟的野狗，似乎真的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主人。白天，它们和哨兵一起站哨，守望着支普齐；夜里，它们冲进山里，和野狗、狼打架，捍卫自己的领地。

士兵们乐于收养这些野狗，甚至给领头的那只野狗起了个响亮的名字，叫“天狼”。

“天狼”有时会帮着士兵们放牧，早出晚归；有时，它会躺在哨兵们的脚边，即使身上被哨兵恶作剧般堆满了石子，也懒得动一下；有时，它又会跑到炊事班，偷偷叼走一块生肉……

“军马、军犬，还有每名边防军人，都是支普齐哨所的一分子，都是‘活界碑’。”俞湘剑说，“守卫这片国土，很光荣。”

俞湘剑相信，一旦有情况，这里的每个兵都能往前冲，都能牺牲奉献自己的一切。

支普齐哨所的中心，是两层楼高的国旗杆。这个旗杆也是营区最高的标志物。“国旗在这儿，就是宣示主权。”俞湘剑说。不过支普齐的国旗不大，只有天安门广场上国旗的五分之一。

2019年9月，支普齐迎来第一批军事记者。他们为支普齐带来一份特别的礼物——一面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过的巨大国旗。这面国旗至今珍藏在支普齐哨所。

夜里，晚点名在国旗下进行。这时，何光荣喜欢抬头望一眼星空。在支普齐哨所的5年里，他已经学会通过观察星星来判断隔天的天气——如果满天繁星，第二天会阳光明媚，太阳能发电基本可以满足供电需求；反之，光伏板得不到足够的光照，需要用发电机辅助发电。

入冬之后，这里的晴天越来越少。官兵们盼望着来年“开山”。“汽车开进支普齐的那一天，就是‘开山’的日子。”何光荣说。

这，并不容易。从最近的边防哨所到支普齐哨所，要翻越2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达坂，驶过361个回头弯。即使在夏季，这段路途也要耗费一些时间。冬季，道路被冰雪掩盖，车辆、人员无法通行，“开山”变得尤为困难。

到了5月底，哨兵会望着东边的山头——当山顶的雪慢慢消融，货车会跟在推雪车后面，驶进支普齐。

货车驾驶员聂小波，是每年最先来到支普齐哨所的人之一。“哨兵就像界碑，看到他们就知道，支普齐到了。”他说。

冷 暖

每年的1月到3月，是支普齐最冷的时候。穿着羊皮大衣的哨兵，会在哨位附近跑步取暖。“如果有热水，就可以进行‘泼水成冰’的游戏。”马永辉说。

即便是夏天，当大多数战友换上丛林迷彩时，这里的边防军人依旧穿冬季作训服……

为了抵御寒冷，“锅炉班”战友站哨时会在棉手套里再加上一副小手套。即便如此，在值班日志上签字时，他们经常冻得抓不稳笔。

不过，马永辉觉得，真正“冷”的是四五月份，“因为储存的零食基本消耗完了”，很难熬。

马永辉喜欢喝饮料，“锅炉班”所有战友也是如此。一定程度上，这成了年轻边防官兵的特殊消遣方式。

“锅炉班”的工作范围很广：焊接杂货间门锁、铺整房顶棉被、接续菜窖电线、维修军用器材……

时间久了，马永辉有些迷茫。他担心家人不理解，认为自己只会烧个锅炉、铲个焦炭、清个炉渣、焊个电焊。

“我们的工作，更多是围着哨所生活转。”何光荣知道，其实大部分人都很认可“锅炉班”，“我们实实在在解决了哨所很多问题”。

2019年年底，何光荣胸前多了一枚三等功奖章。“锅炉班”每个人心里都暖暖的。

刚到支普齐，何光荣感受到的只有“冷”——条件艰苦、路途遥远、荒无人烟、没有信号。“服役期满就退伍。”他想。

一个冬天过去后，何光荣的想法变了。

一次开饭，上尉祁存年发现，自己饭桌上摆着刚出笼的热馒头，而旁边桌上是有些塌的凉馒头。何光荣记得很清楚，祁存年大发雷霆，餐盘顺着窗户飞了出去。

此后，这里的每一任司务长都坚守一个规矩：所有饭桌上的食物都一样。

让支普齐哨所全体官兵铭记在心的一个日子是2019年9月20日。

这一天，“锅炉班”正在维修板房。中国移动的技师来了，他们安装好了信号接收器。

俞湘剑集合了所有战友，给每个人都发了手机，“信号通了，大家快试试。”

“激动的心，颤动的手。”马永辉兴奋地叫了出来，蹭着俞湘剑的手机热点，登上了微信。

这是支普齐第一次有了移动信号。马永辉换上便装，拨通了家里的视频电话。

没有人接，马永辉有些着急，又拨了过去。

这次，母亲接了。当时，母亲正在家中菜园种菜。

看到屏幕中的母亲，马永辉忍不住哭了——他已经一年多没见过母亲了。

“这间屋子里的人特别讲感情。”何光荣说，如果在“锅炉班”待得足够久，就会发现这是一间特别热闹的宿舍。

熄灯后，他们光着膀子、打着手电、蹲在床边，泡着当下流行的火鸡面，为放多少辣椒争得面红耳赤。

上一个冬天，全班共吃掉50箱泡面。调料吃腻了，他们就加入火锅底料煮着吃。今年，泡面换成了火鸡面，口感有所提升。

休息时，“锅炉班”会进行扑克大赛。打到白热化阶段，每个人都开始藏纸牌。有人藏在毛毯里，有人坐在屁股下，还有人塞进衣服里，不时用眼睛顺着领口偷瞄。

在支普齐的日子总是温暖的。这些年轻小伙聚在一起，渐渐把这里当成了“家”。

2019年，2名上等兵面临退役。何光荣趁货车来的机会，给两人各买了一条烟作为礼物。“班里就属他们抽烟多。”他说。

烟盒的包装上印着蓝色星空。这个牌子的烟，何光荣也没抽过，只是觉得那星空和支普齐的银河有点像。

最终，两名上等兵谁也没舍得走，都晋升了士官。

扎 根

在支普齐，暖和的季节只是白色冰雪中的一个逗号。

因为大雪，很多生活中极为简单的事，在这里变得异常复杂。

那年农历八月十五，大雪突降，山路被堵。

3天后的夜里，送菜的货车才载着月饼开进来。那天晚点名就一个流程——领月饼。在贺永玺印象中，那是最短的一次晚点名，也是最迟的一个中秋节。

上尉俞湘剑第一次参加支普齐巡逻时，也遇到大雪。

那年6月，山谷间落了半米厚的积雪。看到马道被遮住，俞湘剑意识到，自己被困住了。

“当时我们只穿了秋衣秋裤，又冻又饿，真怕就撂在这了。”俞湘剑说。

好在同行的民兵找到一条通往附近村庄的路。在那里，官兵和修路工人朝夕相处半个多月后，被直升机接走。

从空中俯瞰支普齐的群山，俞湘剑明白，要在这里扎根，就必须自给自足。

于是，官兵们开始修建温室。葫芦瓜、四季豆、黄瓜、西红柿、蒜苗、小白菜……开始在支普齐哨所的大棚里生长。

一级军士长杨发红尝过一根温室里结出来的黄瓜。“有点甜，水分不算很多。”杨发红说，“咬一口觉得很幸福，舍不得下口。”说话间，他连黄瓜蒂一并吃了。

后来，上尉祁存年和战友们开始在河谷里种青稞。第一年平整土地，第二年捡石头、施肥、浇水，第三年秋天，青稞终于长出来了。

绿色，在支普齐尤为珍贵。这里土壤稀少，草和树很难活下去。

官兵们想了个办法，从河沟里将草皮和土壤铲出来，移植到营区。现在，野狗们喜欢躺在草坪上晒太阳，跟不上羊群的小羊羔会留在这里吃草。

羊几乎是支普齐食物链最底端的动物。“羊会被雪豹攻击，也容易被狼群叼走。”边巴桑布说。

边巴桑布是“锅炉班”唯一的藏族士兵，也是支普齐哨所骑术最好的士兵。他顺理成章，承担了放牧的任务。

这是个辛苦活，一不留神，羊群就会到处乱跑。

即便如此，边巴桑布还是喜欢放牧。他喜欢在山谷里飞奔着追赶牛羊，指着周围的崇山峻岭，大声地说：“这里全是我的脚印。”

对边巴桑布来说，最难的是背记法规。“短的还好，长的怎么也记不住。”他挠着头说。

凌晨3点，朦胧的月色与微弱的路灯交汇，映照出边巴桑布那张坚定的脸庞。“我们坚守在这里，国家才能安定，家人才能过上安稳的生活。”他说，这是每名边防军人的职责。

前不久，边巴桑布写了份留队申请书。他的汉字写得不好看，却很工整，一笔一画，方方正正。

戍边守防，要把根扎下去。边巴桑布总听俞湘剑说：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我们要给下一代人留下点东西。”

“锅炉班”每名战友都栽了一棵属于自己的树。上等兵马鹏忠种的是红柳。这种树很有“韧性”，但在支普齐也很难熬过第一个冬天。

马鹏忠将维生素片化在水里，浇到树根上，再撒一点羊粪，树基本就活下来了。

这个22岁的男孩称自己是“支普齐最靓的仔”。参军时，他在志愿书上填了边远艰苦地区。

支普齐哨所草地上的石头、板房内的墙壁，都印着“快乐守防”字样。

“心态很重要。”马鹏忠说，周末可以跟家里通个视频电话，还能和战友们一起打打游戏，日子就有了盼头。

支普齐哨所的训练器材基本都是官兵自己做的。马永辉的得意之作是室外的健身器材。“我们自己用角铁、方钢、水泥焊接成的。”他说，“设计图是俞湘剑画的”。

新兵们用这些器材训练，成绩有了提升。马永辉充满自豪：“没有的东西，我们造；坏了的东西，我们修。”

晚饭前，支普齐哨所迎来难得的惬意时光。值日员忙着打饭，将一盘盘热菜端到餐桌上。食堂的电视切换到音乐频道，屏幕里的歌手正唱着《怀念青春》。一名战友站在电视前，盯着屏幕。不一会儿，他哼着曲子，身体跟着摇晃起来。

“饭菜按时出炉，房间温度正好，供电也没问题……”看着一切运转正常，何光荣笑了。

这，应该就是家的样子。

版式设计：梁 晨

第877期